

《书鲍忠壮公轶事》 清 赵增禹

同治九年庚午冬，世父寅臣公，方为尚书主事，假满入都。季父冬森太守是年领乡荐，以计偕携余同行，舟泊夔门，谒鲍忠壮公于里第。时爵府初落成，余与从兄培芝孝廉，年甫六七龄，入谒爵夫人。长公子鹤年，长余昆季数岁，相与上下游观，台池清丽，亭榭参差，花鸟竹树，雅称其江山。忠壮公貌不逾中人，温温闲雅，双颧骨峙，奇拔入鬓间。余时齿尚稚，但闻忠壮公定江南，扫平发逆，推中兴名将，于战阵间形势方略，都未能耳食也。越十年，光绪己卯之冬，余及培芝兄，年均十五六，执贽铜梁主政陈世五先生门下，因随反蜀。先生故与忠壮公交契，时撰述《霆军纪略》一书，草创未就，蓬窗灯火，丹黄并下，大率依据曾湘乡、胡益阳奏牍函札中论定者为断。既抵夔，世五先生移寓忠壮公爵府，余以母氏倚闾望切，匆匆解缆溯流而上。逾岁庚辰，朝廷以索还伊犁事，下使臣于狱，与俄人齟齬，且用兵。特诏起忠壮公于家，屯军山海关，忠壮公则奏调世五先生偕行，参谋军幕。事寻解，兵皆罢。世五先生富经纬才，以礼曹闲秩，不乐居京华，忠壮公乃出资为先生改官知县。光绪九年癸未，余赴试春官，陈先生甫铨甘肃两当县，尚旅京，手《霆军纪略》成书相赠。余受而读之，窃叹忠壮公之伟绩，诚照耀古今，而世五先生之苦心纂集，于时务独识其大，其劳也有如此。甲申之役，法人踞越南，中朝着我南服，两国相见以兵戎。将帅联翩，羽书旁午，忠壮公复奉旨调将，募兵治械，出师马白关。甫成军，且遇敌矣。会粤军冯提督子才，王总镇孝祺，大破法镇南关，克复谅山。法乞和，朝廷不知而遽允之。议既成，诏书遏战，忠壮公则大愤慨，抗疏请战。其言曰：“练兵贵练真队伍，法人所恃者枪炮，某所恃者队伍，某不能不用枪炮。要不专恃枪炮，必以队伍直入枪炮之中，四面兜剿，尽绝其根株而后已。”伟哉言之乎！此即曾文正血肉相薄之精言，而赵将李牧一大创之之深意也。且夫人才者，国气之所视为盈虚，而战阵将帅之人才，尤不可一日衰歇于天下。中华果能坚忍持久，与外人苦战，智勇环生，坚腐自别。强敌之陵我也，环顾疆场，金鼓声雌，不因边尘之起，使新旧赓续，朝野相摩荡，以淬厉人才，而容容忍垢，姑偷保一时，中陆，犹曰国有人焉可乎？

光绪十一年乙酉，余附长江估人舟北上，同舫客二，一为吾蜀蒋参戎，一为江西抚州朱某。参戎白皙美须眉，年五十已来，爽健能快谈，娴肄武略。叙述生平行间战迹，则忠壮公旧部曲也。相聚十余日，乐与余剧饮，酒酣以往，每慷慨激昂，抚膺扼腕，谓此中肺腑，不可掬视常人。国家太平无事，视武夫健儿，曾不值涕唾。不日风尘蹙动，紫海生狂澜，则呼而豕豢之，又不能一饱。迨疆事少辽缓，顿叱咤遣散。其横越欺诈，蚀军人粮械，犖巨金以馈权门者，开府建旄钺，握麟符，坐虎幄，反相与卵翼而旌显之。此岂斤斤恪靖，守

绳尺，擎赤心，蕲答国恩者所可万一冀耶？月明风定，参戎喜坐船头，扣舷高歌，诵曹阿瞞烈士暮年之句。余尝叩其官篆，参戎愒默不肯言曰：“已决隐矣，奚以为？”参戎从鲍忠壮公最久，历数沙场，告余忠壮公战事甚悉。燕居无事，爰录之如左，志不忘也。武汉之三次失陷也，胡文忠林翼，收辑败军，坐困金口、洪山一带。罗忠节泽南，李忠武续宾帅师自江西入楚，还救根本。粤贼跨踞武昌、汉阳两城，石垒水寨，环峙如繁星，横江贯浮桥，铁索联馆视巨臂，长竿列炬，左右火器，层互为卫。每官军出队，旗鼓初就列，贼已持镜远眺，指麾戒备。攻汉阳则武昌贼拊其背，攻武昌则汉阳贼冲其腰，往来倏忽，走洪波犹坦道。虽入夜人定，焚膏束藁，常光烛江面，以故我军终不得一逞。文忠忧懣甚，密谋于军中曰：“武昌，水要也，扼南北江上下咽喉，武昌不克，金陵不可下；汉阳不得，武昌不可取；浮桥不破，汉阳不可复。”军中日夜筹所以毁贼浮桥者，策未得。胡文忠在军，好微服巡徼，阴察军伍中有奇士壮谋，可上备爪牙心腹裨军事者。当是时，忠壮公厕身行伍，未显名，偶出布帐间大言曰：“是何难？令知我鲍超者用我言，浮桥毁矣。”文忠是日适闲步过其旁，闻忠壮公言，则默识其营队次列。返中军，即命戈什哈一人，速往召某营某队顷大言能毁浮桥者入见，将有问。幕僚某或笑语“蠢卒耳，何知？饱食鲜事，日夕挺妄言，宁值明公琐琐自卑下？”文忠曰：“不然，是敢言，必有异。”须臾忠壮公入，文忠曰：“若何名？”曰：“鲍超。”文忠曰：“若自言能毁浮桥，有之乎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文忠曰：“若度所用几何人而足？安所需？”忠壮公曰：“请召军中炉头铁工至，超有言。”既至，忠壮公曰：“铸巨铁索视贼比，别制钢斧十二柄，成也超自肆之，必一斧斫铁索断为二者则得矣。”忠壮公又请于文忠超所需，超自就曹偶中素结约豪武士部署位置。启行时当上达大帅麾下，为备铁工铸铁索钢斧既竣，忠壮公试之信。一日侵晨，天大雾晦，雾迷漫江，人立者不自见掌。忠壮公则与诸壮士棹四五小渔舟，杂系瓶甌壶盎，凡酒醢盐酱果脯，错陈短篷前以为饰。将行，入白中军，视某等计得浮桥若断，则大军策应可，文忠韪之。小舟联缀傍江滨转侧行，桨荡水有声，浮桥贼遽惊起，蹀躞错走，呼有妖，将吹角集群贼抵御。或咋曰：“此酒船货小贸易者，非妖也。”浮桥贼因之复定散去。自粤事起，贼中呼官军皆日妖，诸小舟鬻贩往来交易，官兵营寨与贼胥资之，素不拒也，忠壮公既审知浮桥中无贼拒，既近浮桥，维舟柱侧，众壮士突出，举巨斧斫铁索尽断，中分为两。浮桥大颓破，声如坏堤，顷刻间白板木片浮淫上下，散蔽长江中。官军大队讫知忠壮公已得隼，水师战舰齐上，火箭纷飞，枪炮金鼓声大震，贼竟败去。于是武汉阻绝，不能互接应。胡文忠及罗李各军，以此攻克汉阳，尽扫江北贼巢。武昌一城，孤寄南岸，我军掘长堤合围，悍贼歼焉。由是下

九江，复安庆，东南半壁，始有转机，乃以成金陵扫穴擒渠之奇捷。而忠壮公之受知于胡文忠，亦以毁浮桥一役始。文忠爱敬忠壮公特至，尝呼曰春霆大弟。春霆者，文忠所命字也，忠壮公由是以霆军名天下。伪英王陈玉成者，发逆中渠魁也，绰号四眼狗，狡悍饶智略。初破武昌时，年仅十有四，与官军交战疆场十数年，恒俯视诸将帅，不以置齿数。自言生平所钦佩官军名将，惟鲍春霆及二李。二李者，臬司李公孟群，忠武公李续宾也，二人皆战死玉成手。忠武公桐城三河之败，玉成纠合诸路悍贼，连营数百座，为九江林启荣雪仇，三湘子弟精锐为尽，胡文忠时丁忧归里，投袂而起，痛哭誓师。四眼狗于是急围鲍忠壮公于桐城小池驿，文忠致函各路将帅，所谓打狗救鲍者也。忠壮公自起行伍，用兵战无不胜，必万全乃发。每与贼渠遇，必深沟高垒，间谍四出，务考求贼目之为人，与其行军才略智调，彼此长短洞达无遗，而后肯从事。凡贼中营垒形势所在，左右前后，未战前日，必躬帅营官亲往相度。既归，就厅事前画地成图，于攻击围守堵截埋伏策应之法，务使各营官畅言己见，互驳互诘。谋断既协，各司其局，人人自足，万众无声，战后考核有违者一以军法从事。忠壮公每战必身临前敌，号令无烦苛，赏罚当，功罪当。贼营环列索战，忠壮公所接战之贼，往往败遁狂奔，虽走一二日程，务穷追殄绝，剿一股灭一股，乃复与他股接战。常有相持数十日，忠壮公绝不仓皇出队者，以未得贼目之为人，与其战事之确实形势故也。忠壮公在营，其教战之言曰：“官尊者命贵也，强兵督阵后，而驱末弁及新募卒死兵锋，此何以将为？”忠壮公之行军也，凡武弁红蓝朝顶孔雀翎，悉冠被在阵前，以为繁缨表色，则贼之麇聚者必坚劲以攻之。武官自惜其身，则所以选练部下者无不精，如是而后可以自立。忠壮公旗帜不绣字，第涂黑圆丸三，粤贼中呼以鲍膏。接仗时树大纛阵前，贼未至纛，听诸营官相机择利。既至纛，大旗扬动，则将士悉赴前行致死。贼久震惮忠壮公武略，每鼓角声中，瞥睹黑膏旗，辄惊骇涣散。他将帅多怯与贼战，闻贼近，则军中股栗，忠壮公军士三日闭营不出战，则人人躁急渴怒。既不得痛杀贼，往往假他军旗帜，覩与贼战，贼接战稍久，军不退益强，则曰：“此仍鲍妖军也。”于是又遁。他军帅处危急，往往窃假黑膏旗胁退贼。左文襄苦战西江浮梁樟树镇，亦阴制霆军黑丸旗以解患。于此见忠壮公之声威，其震叠于当世为何如也。忠壮公被困小池驿时，麾下只三千人，陈玉成以全力搏之，必欲得而甘心，连营数十里，棋布无余隙。当是时，胡文忠、曾文正两帅，分督大江南北各营，礼堂都护多隆阿，为前敌总统，小池驿最当贼冲，蒋、余、唐诸军皆在鲍军之后。始贼围霆军营垒，犹作远势，日逼益近，昼夜苦战，无晷刻休止。蒋参将自言身立堵墙，裹创喋血战。枪身受药，火管闪烁，环装迭进，红云往往外彻。是岁咸丰某年腊月除夕也。贼猛攻直逼鲍营脚

下垒，官兵与贼共溪而汲。樵苏出队，被贼劫束数十人去，巡逻者警报至。忠壮公素恢譎，善谈说，是夕则走入中军营垒，召优伶作剧，盛供帐，具食大宴诸营官，一时金鼓雷轰。诸所肄演，大都古昔英雄名将，战场健斗奏凯事，旁观者皆为神往。酒中酣，忠壮公意气伟然，屡巨觞奉进客。已而丝管声低，更为单缓清幽之曲。忠壮公中坐，四向言曰：“今日者迫矣，我营樵汲人，顷且被贼得，事也将何如？”诸将弁皆瞪目相视，或叹曰死矣，离立者或俯首泣数行下。忠壮公曰：“死易也，药耶？绳耶？刃耶？其何宜？”诸营官有素善战者熊名铁生，遽愤起曰：“吾诚死，吾拚一死冲贼，或贼死，吾犹可不死。”忠壮公笑拊掌曰：“好男子，鲍老子与汝同。”于时诸将弁咸感动，奋踊曰：“某等皆愿从统领出破贼，生死依麾下。请书军令状，无所悔。”忠壮公曰：“若诚然，第营下兄弟多，战而乐者行可也，鲍老子当与之偕。怯而伏者裁可也，鲍老子当与之诀。请诸将军致声一一问，鲍某军即以今夕与贼决。”诸营官皆起应曰唯。当是时贼围急，众知必死，相率厉兵治锋刃，无一愿留营者。既还报，忠壮公则召粮台吏，尽出牛羊酒犒赐三军。食讫，夜已逾半，忠壮公大开垒门，视贼营丛密处力战，溃围出，将士无不一当百，呼声动山谷。贼气方骄惰，黑夜中仓卒出不意，又调集各路人数多漫涣不相知，且素震慑霆军威名，于是大溃，相率奔避。忠壮公既出围，双目血涔涔下注，三千人者，且伤亡三之一。胡文忠抚手慰藉，谓忠壮公：“春霆，汝喜拚命，若胥视此命，不可数矣。”胡文忠时已遣金国琛帅精兵六千人出潜霍之交，走天堂山，俯瞰贼营致贼战，分围贼兵势。忠壮公卒偕多、蒋、余、唐诸军，出满队排立九千人，合力大进，纵火焚烧贼垒。天大风，狂飙怒号，烈焰四灼，四眼狗仓皇遁去，诸贼营一律踣尽。是役也，微忠壮公力扼小池驿，挫贼凶锋，以待官军成备应援，我军势几殆。忠壮公既以智勇善战名一时，多礼堂都护，亦以名将称，二公意气轩轩，颀颀不相得。胡文忠婉曲调护，冀收廉蔺、寇贾之效，未有以剂之也。一日，多、鲍偕集文忠营次，文忠曰：“某有蕲、于二将军，请皆上坐。”坐既定，文忠命武士左右持多、鲍手，文忠扬声曰：“林翼奉天子命剿贼，贼锋锐，微两将军莫破贼。今两将军不和，两虎私斗必一伤，林翼不能和协两将军，此林翼罪。林翼又不可言诸天子，林翼今就两将军前顿首百，无或动，惟两将军宽林翼罪，悯林翼苦衷，同心报天子。”文忠且叩首，使人立于旁识之，叩满百始起。多、鲍二公以此感动协和。小池驿之役，忠壮公听多都护约束维谨，多都护亦踔厉锋发，勤勤捍救小池驿鲍军，无使陨坠于非意，乃亦以胡文忠故也。陈四眼狗既败走小池驿，大军旋攻克安庆会城，胡文忠遽以喀血没。忠壮公受知于文忠最深，文忠所以调卫忠壮公者备至，无纤微城府，忠壮公亦乐为文忠死。文忠既没，忠壮公皇皇失所依，由是始有危疑矣

。其后曾湘乡相国督师江表，曾忠襄图金陵，左文襄图浙，李合淝攻苏，忠壮公一军往还驰击，如雷如霆。凡悍贼坚城危疆险著，诸将帅所不能堪者，则以属鲍军。祁寒暑雨，躬在行间，劳瘁备历，无一日安闲。又帅幕督师日久，左右帷幄，采听风言，不能无杂糅，以此多失列将心。当金陵大功将告成，忠壮公迭克城濠坚垒，至是复奉檄救援江西，剿抚州金溪贼，红旗报捷，不获协同奏凯。忠壮公意不能无介，每与僚佐语，追感胡中丞旧恩往训，抚今怀昔，每划然长啸，而督厉战事，固未尝一日不风驰电掣也。忠壮公平日待诸将极欢，情愫备达，而遣军命将，工于激厉。霆军中有虎将二，一时称唐、谭。唐名仁廉，主骑兵；谭名必达，主步兵。或贼中犴酋巨股猝相值，非唐、谭不能破，忠壮公则召二人，并诸将环几榻帐前，故咨嗟叹息曰：“如此贼何？如我鲍营无其敌，必他军健将某某者庶足御，犹未知能耶否耶！”唐、谭自请战则咄之，必使二将奋跃超距，气涌如山岳，自书军令状，顿首请战而后遣之。以故战辄陷坚，前无横阵。忠壮公与贼战，尝令士卒为大“二”字，迭进迭更易，连环接续，气盈而不穷。谭必达能承忠壮公之意，而分合指麾之，唐仁廉趋捷善骑骏马，加鞭绝道而飞，能自马后跃登，立于鞍而驰，俯拾地中芥无不得者。忠壮公临阵，手持泰西望远镜左右视，某队退则顾左右持刀下取某将首。诸将分立马首旁，或军势稍危，忠壮公顾语某将遏某所。鲍老子往也，则将士大呼乘之，无不应声摧破者。尝曰：“战，气也，根于心之用，而气以成之。”金溪许湾之役，忠壮公既不得留攻金陵，亲馘洪逆以成其志，益愤恨，志杀贼。金溪贼四万余，黄旗盖蔽野，气剧张。忠壮公怒马独出，贼中有识者顿惊坠。忠壮公挥军逼之，贼走出所筑甬道中，人马自蹂践，霆军前后阻截，四万人斩馘净尽。赤血泉流，浩浩有声，上没行人膝。蒋参戎是日实相随，蹀躞纵横，惟意所斩杀。于时霆军中无人不斫折易数刀者。蒋参戎言及此，因叹息，谓余人生不幸，值兵马荒乱时，杀数十百人，宁值太平世鸡犬贵耶？”余曰：“官军之杀贼也，夫岂无胁从？自仁心者视之，意良不忍。彼狂贼猖獗时，斩刈我人民，其又谁怜之？”抚州朱君是时偃卧舟中，闻参戎与余言忠壮公杀贼许湾事，则跃起曰：“是鲍爵帅耶？昔发逆围我抚州也，余时少壮，久在围城中。贼楼橹环雉堞，咫尺间言色相闻知。贼詈曰：‘个儿子弟可须臾活耳。’城中人亦骂：‘小贼奴，天兵顷刻至，当食汝狗彘肉。’一日天阴霾，黑云逼城头，俯压贼营，距地不数丈，人首倾欹，殆不可正视。忽角声呜呜然，黑膏旗自远至，层霄浓雾中，恍惚睹黑豹，爪牙纷拿，腾跃空际，若欲下攫人。俄顷枪炮大作，贼望风遁，霆军追奔数十里，僵尸相属。村中人争奋白梃刃，助忠壮公击贼，贼为衰止。鲍军还营城中，官吏绅民，胥持香花炮烛牛酒，夹道欢呼迎鲍军。抚州人皆言，当时若忠壮公军再复一日不至，则城无噍类

矣。”此与参戎所言许湾之役，皆抚州界域内事也。忠壮公治军军法严，有退缩者虽镇将立斩。余尝闻吾蜀某太史言，忠壮公统军江南时，太史尝以同乡谊往佐军。至日，忠壮公遣记名提督四人督队出战，败挫回。忠壮公怒，将升帐斩之，太史数人为缓颊。忠壮公曰：“战死事也，而以私意前却之必不可。今诸君不惜赐言，某以诸君故，曲右四人，请杀而以阵亡报，俾得蒙优恤，即以酬诸君意，军中法不可歧也。”某太史以此畏忠壮公之法，托他故避去，不敢留军中。蒋参戎又曰：“忠壮公尝移营逐贼，既止营，忠壮公则率将弁五人，骑而从，登高眺览形势。突遇贼数百人，鹞起相逐，一犴髯贼渠挥刃最居前，大呼曰：“骑青骡者鲍妖头也。”方蹶级登，时随行武弁有孙开华者，后官至福建提督，于时独手长矛扼贼冲力战，贼为披靡。方危急间，唐仁廉帅骑兵千余人至，贼尽死，而忠壮公乃得与五人并还营。忠壮公初出治军，即以剿发逆著名，最后由鄂入豫，与捻大战，胜之。因群言疑贰，与诸将帅有违言，忠壮公遂乞解兵柄，归田里。虽光绪初年，俄法事起，朝廷屡以兵事相属，而战阵之役，迄未与敌遇，然则谓剿捻一战，为忠壮公毕生战事之终局可也。忠壮公之移师剿捻也，帅队徐行，止则召军中将弁而训之曰：“捻者四足贼也，数万骑飙驰，纵横出没，流行而不守。或终日旋磨回转于数百里之中，或骤状狂奔于数千里之外。我军以步卒当之，必出奇策制其骑死命乃可战，唯诸君策之。”皆曰：“唯。”当是时，军中有献车战之法者，有为手车之制，冀以遏贼锋者，有请为横木鹿角者，忠壮公试之，皆不足以战，逡巡拟议，而前军或已出山谷半日程矣。忠壮公立出契箭一枝，召前军还，入屯山谷中。僚佐有疑忠壮公怯者，请入对。忠壮公曰：“不然，步之犹可与骑战者，恃山险也。今既出平地，彼以骑状我立尽，若以为冒昧可也。”公一日令军士人索一竹箴背负，布囊盛土实其中，届战时，从五六箴辄为一小堆阜，弯环曲折。试之骑，骑兵不得骋，步卒则可左右出入，持陌刀斫马足，一马蹶，百马阻。忠壮公则大喜，乃敢引大兵出山，前赴官军控扼剿捻之地。至则淮军大将某帅，方与捻相持，贼势狂悍，未能挫也。湘淮军既皆以乡兵杀贼立功名，淮军肇始于湘，而标帜各殊，日久生界画。忠壮公虽蜀人，起家湘中，不甚用蜀人，尝以谓川人称川鼠，饶智谋，诡幻多反复，坚明约束所不能，视兵势偶急，辄鸟兽散去，故尝喜用三湘子弟。适会湘湖大帅成大勋者，晚节尚敛抑，主撤湘进淮，防异日流弊，败已始事名。淮军气方新，恢张事权，暗识者每陵跨湘人出其上。湘军苦战久，摧贼强盛时，血泪盈江，意常哀。淮人后起，乘弊虏，幸获成功，战不如湘人，而爵位享用过之。湘淮两军以此不和，盖事变之流相激使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渐久矣。淮军某帅，既闻忠壮公军至，则大欢悦，亲率数十骑来见。邂逅忠壮公结好，欲得霆字全军生力并破捻。既与忠壮公约曰

：“某军初更蓐食，三更出队，霆军三更造饭，黎明出队。”某帅既别去，忠壮公出令曰：“黎明造饭，午时出队。”于时某帅军中将士，闻有鲍军新至为后应，皆于中有所恃，中心摇摇，战不甚尽力，既与捻遇，则大败退不止。捻贼尽出余骑四面躡某军，某军大奔至所，期霆军策应。时而霆军不至，诸将弁皆椎髻袒背，距跃腾壤间，凡粮械军火金帛胥入捻。某军中治疏牒各文员，皆弃马席踞草地中，引领以俟死。日中时，霆军张两翼大至，驰骤如风雨。既接战，捻贼马足颠挫土簔间，蔽塞失所长，遂大败。霆军益猛进，捻贼死伤山积，鲍军尽夺获捻贼辎重，凡某军所失，无不纳鲍营者。忠壮公既还营，诸将效首虏毕，则命鼓吹两部士，袞匀服执刺肩彩舆，完璧送归某帅所失孔翠翎、貂冠、珊瑚宝石顶。某帅以是大恨，疏语闻朝廷。忠壮公亦自以力战功成，益招致谏言，郁郁意不乐，遂返里。自此战后，而忠壮公不复更临阵矣。蒋参戎所语余忠壮公战事如此。余见参戎行篋中所与人书，字长大有剑弩奇势，偶为长短句，倔强奥古，不甚协律韵。随手散去，亦不自掇缉也。参戎语余，忠壮公不甚知书，能识大意，凡奏疏函牒，缮者藁具，必使口诵，而以两耳决别之，曰可曰否。如其旨更定，投之无不宜，所指摘往往惊异人出其意表。围攻宁国之役，疾疫繁兴，军中十人而病者六七。草疏者奏云“屡战屡败”，忠壮公易之曰“屡败屡战”，一时幕中人皆叹服。然鄙恶齷齪俗下迂儒生，素倨无礼，奇杰士亦以此不乐就，率下乘者尸位充具员。保荐奏案出，虽忠壮公所云，舞文者每以私意谬篡入为进退，奉谕旨后，参差增减不如前，忠壮公但骇诧称怪，而不疑载笔者之有他也。故虽翊赞中兴，战功伟烈，声炳寰区，而报最效捷，叙述无高文。即家藏偶有年谱传记诸篇，爱之者不能知，知之者不能言，言之者又不能文。虚词陋笔，且不足以动世人对风云企龙虎之雄心，又何以增朝廷闻鼓鼙思将帅之殊眷？是则可悼惜者已。忠壮公尝困长围中不得出，急召幕府司笔牒者，驰书走胡咏芝行营乞救。诸文人惶惑甚，磨墨促就，词旨益晦涩，不能得忠壮公意。忠壮公则大怒，手撷纸走笔作一大鲍字最居中，而层层回旋为圜墨围叠互缭绕之，即以达文忠。文忠得书大惊曰：“春霆被困矣，速遣兵往救。”兵至，忠壮公合兵腹背夹击贼，贼大败。忠壮公平素好著长衣衫，彬彬习文士态度，与人语熙和乐易。惟临战事，升中军帐发号令，面森严作沈沈青铁色，诸将官虽相从数十年，雅谊淳笃，每立前俟指挥，常战栗不敢一仰首。当时中兴诸将帅，与忠壮公以战功显达者，若曾文襄、左文襄、李文忠，皆以忠壮公天性峻厉刚烈严惮之，不乐与共事。曾湘乡相国疏谕诸将，于忠壮公屡有微辞，以为不能独当一面，以故朝廷亦遂以一介武夫目之，终其身不能建节钺，专制封圻，为天子重臣，世之目论者或深惜焉。意谓忠壮公果使生平多稍读书，见古今成败，武纬矣，复经以文，建树宏阔，宁第尔尔

？余独以为不然。夫忠壮公之轻身以赴敌，出万死不一生之计，而无几微顾虑者，惟其忠赤心素有然也。如令忠壮公沈酣载籍，利害明，趋避熟，自惜已甚，必将留我躬以营天下之安且重者。而任战必不能强，则其受病即在于此。若使天佑本朝，挺生伟人，以平靖中外，更有兼忠壮公之所长，而益增其所未备，则必也学之大效，而中华天下人民之福也。是虽非余之所敢知，而要不可不丽为厚望也已。然世之有志于天下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亦不为无助欤？忠壮公生平杀贼无算，先后数百战，不甚喜用西洋器械，然所遇强寇，无不应手摧殄。军行迅捷，将士甲裳不炫华彩，槛褛者或无异乞丐，忠壮公每战必躬帅之前行以作其气，故虽他人残惫之兵，入鲍营皆为劲旅。忠壮公抚士卒有恩，与最下者同甘苦，攻城破寨，能饶人以金帛，以此人咸乐为死。忠壮公临阵屡濒于危，卒其所以全者，天也。左臂受炮伤，晚年不能举，而语及战事，其气弥厉。战功大显后，部曲增募数逾万，有请投效者，别蓄剽悍数千人，不束以营制。每霆营止宿，辄解鞍纵卧，散处左右数里间。每出战先登陷阵，锋锐不可当。然惟忠壮公能驭之，奉令云谨，卒亦未尝偶噐诘也。爵夫人识忠壮公于微时，遂以身事之，有韩蕲王梦虎姻缘奇遇。蒋参戎之言曰：“忠壮公一日出军剿贼，爵夫人屯营舟次，旌旗蔽江。贼与忠壮公战既败退，沿河干下窜，爵夫用手桴鼓，指麾诸将士上岸杀贼，与忠壮公声势合沓，并蹙贼，贼尽戮无遗者。”余齐年生吴君尝语余曰：“山海关之役，忠壮公由海舶道上海出天津，吴君适与忠壮公同舟，诸护卫武士群上下海舶纵观，西人尼之，众武士挺身请斗，曰：‘来前。’西人亦瑟缩走避。忠壮公旅寓所届，中华人争夸诩街衢间，谬称羊所授食者豹，以慑外国人，而外国人亦窃覘伺，生敬惮。”嗟乎！以中华大域，人民四万万，今岂无忠壮公者流，足以为当代干城腹心？而不知求之，盖必有任其责者，是可慨耳。光绪六年，忠壮公至天津，与李文忠相见，文忠为规画一切，所以爱敬调护忠壮公者良厚。入都门，忠壮公与伯父寅臣公别久矣，蜀同乡旅京人，相约公宴忠壮公于新馆，名伶毕集，弦管嗷嘈，歌舞妙一时。忠壮公大欢，开襟畅叙，逮曲终始去。当时旁观俚论，多以此讥忠壮公。盖沿京师俗例，宾客称祭酒者为尊荣，所命剧甫出楼间帘幕，即当去，常不待夕。识者以是知时流耳目之浅说为非，而忠壮公之崇乡谊，扫弃苛礼，为足尚也。

光绪丁亥丙戌之交，余省胞叔冬森太守于济南，时桂阳陈隽臣中丞士杰，巡抚山东，冬森公为治奏牍幕中。中丞故湘乡相国门弟子，以战功起家，与鲍忠壮公并驰骋戎车，称良将。陈中丞雅念忠壮公，尝问忠壮公里居近状甚悉，意殊殷渥。中丞公治齐，强直自遂，不阿奉权贵，所交当代大僚，惟彭刚直、阎文介诸贤。用人行政，一师则湘乡，不甚主故常。好与僚属讲鲁论诸经及

用兵方略，尝谓冬森公；鲍忠壮公未达时，隶曾营，一日犯法，与同辈十余人皆当抵罪，环缚就列。中丞公过问之，余人皆垂首涕泣，忠壮公独昂首强直，怒詈曰：“壮士死即死耳，何问为？”中丞公人言之曾湘乡，忠壮公以此得释，曾文正之被困于安徽祁门也，贼知文正在营，麇萃悍党，环攻猛鸷，志必取督师者为快。文正阴以死自誓，而意气舒闲，故以静镇定将士心。炮声昼夜震动，文正营中所居瓦屋三间，枪子簌簌，或缘窗棂下，文正犹日与僚友诸弟子奕棋、课诗文，或出奏疏稿缮写精楷，视其笔光墨彩，验心气劲脆，以此卜他年禄位丰啬。其有假他故潜遁去者，往往为时流所薄。他人之行军也，所发侦探卒，第及前面左右二方，忠壮公则兼探军后周回数百里间无不到。当是时，粤贼围曾湘乡至急，中丞公亦侍从营中。他军在远不及救，或与强贼相持，猝不得移动。鲍忠壮公军已剿贼过祁门前远矣，探者自军后报祁门大帅营被围，忠壮公则转而西，振策奔赴，昕夕无停趾。一战大胜，贼尽驱群西出羊栈岭，曾营于以转一旦危局为安。陈中丞尝历数中兴将帅，以忠壮公为善战第一，而当时权势熏灼，能以人事为功名者多不谓然，或曰：“小子能反乎？事起即复平矣。”鲍忠壮公初归里，霆军士卒失统驭，以索饷故，相率持械自金口登岸，阑入楚南界。陈中丞潜军桂阳，一战破散，忠壮公时在家，方筹画方略，以此尤与中丞公相推重云。法越之役，忠壮公奔骛粤西，陈中丞亦饬军东海之疆，为水陆严备以御法。光绪乙酉，忠壮公既撤军归里，大星旋陨于夔门，与爵夫人相先后。出殡日，两并举，国步践薄冰，而凄风凋大树，一时识与不识，皆为于邑云。

余以光绪癸巳，司铎西充，长白耆太守莅顺庆时，每郡试辄招余入幕衡校试卷。有粤西人粟君者，旦夕共事，年少有词翰。越南之役，曾入忠壮公幕府，治军书文簿，未出关，旋辞返蜀。尝语余：忠壮公诙谐饶风趣，而侮辱文士。蜀中左孝廉，名下士也，以函荐入霆营司笔砚。初谒入，忠壮公南面卧榻上，翘一足跨短脚几，呼左孝廉名，睨曰：“若即左某乎？”既出，即嘿嘿逃去。粟君年甚少，忠壮公孩呼之。一日命缮夹片，请军械火药，忠壮公聆之失意，指大诟詈，唾粟君面为满，怒叱曰：“孩子可用乎？”粟君虽以与忠壮公啻枘故辞去，而于忠壮公用兵，勇略奇谟，称颂不去口。且曰：“忠壮公惜不遇法快战，如战法必破。”余叩所以，粟君曰：“忠壮公善用人。”余曰：“然诚如是，优劣得其所，此诸葛武乡所以用一蜀而使为虎也。”粟君又语余曩从军时，忠壮公先锋官冯某，剽悍甚，面上黑下赤，气雄健，有吞六合势。而礼敬文学士，金帛恣所取。凡鲍营旧例，自平发逆以来，幕府文士，欲附奏案乞奖叙者，贼破时入城，虽不战，必挥戈马上，随群队后先以厉众。此皆他营所不能从。余于是于粟君深景慕焉。余尝与苏人之官蜀者周某，偕饮于友人所

，某痛诋忠壮公于役越南，暮气浸淫，万不能言战，而以归途病马行赖扶持为证。余则反之以谓军进则气盛，军散则气衰。且万里间关，饷金薄微，虽大将犹踟躅而无聊，况彼从行者耶？世俗人不乐成人美如此。且官此地，尤必蹂践此地人，使无一俊伟人物，乃尤不可以训。以视粟君之曾受屈侮于忠壮公，而持议平实，不没其本真，所谓斯民也，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。其识度之相去，不大相径庭也哉！

又余昔沿江舟行，遇越南霆军散卒归家者，衣履凋弊甚，为余言忠壮公遣军时，卒伍索归资，环绕忠壮公马首，道阻不得行。忠壮公怒叱左右，斩数十人而后定。夫慈不掌兵，诚非天下之煦煦若老妪者所能办。而以余所闻散卒之言，与蒋参戎畴曩舟中抚膺扼腕之语，参互观之，朝廷方日日言尚武，而所以衿恤奖劝，使士民将卒之出死力以报国家者，得无尚有当三思者耶？是亦不可不知也。忠壮公行师虽仓卒遄征，涉水登山，部伍不少紊，其进如潮涌，其退如山峙。观者以为南宋岳家军，撼山易，撼军难，其坚整亦无以过。发逆鸱张时，忠壮公奔驰数行省，鞍马辛勤，日与强寇相角逐。忽而东，忽而西，忽而南北，每风雨冰雪，大流奇险。值事机危迫，望救者翘踵而穿目，羽檄敦迫，驿骑如流星。军装粮药，必仗人夫助运，始速军行。温言道左，格格不可入，乃以力驱之，诚非得已。而訾议者遂以霆营为诟病。不知咸、同之际，群贼丛猬毛，令非忠壮公一军决荡扫除，彼良民之罹锋镝者，固未必不百倍于当时。而列强之假借成功，恐亦有所不可知者矣。忠壮公既没后，因越南军事，幕中有〈骨几〉法者，以伪印得罪。时督蜀及守夔者皆徽人，此事罗织牵连，至掘鲍爵府中石，索金银。鲍大公子入都门申诉，李文忠方督北洋，闻之，大詈徽人之讎忠壮公者，寻以文忠力，事得释。长公子寻特简浙江金衢严道，一权按察使。世父寅臣公，先后守台处两郡十余年，实与鲍长公子同时官浙。回忆同治庚午冬，谒忠壮公于里第时，宁知人事之后先离合有如此也乎？长公子名祖龄，分巡衢州时，以西安令达县吴君德潇被戕事褫职，今已卒矣。余感夫中华积弱，外患凭陵，望敌氛而不寐。正朝廷注意将帅之时，因念幼年旅次，曾一炙忠壮公奇伟绝特之风裁，爰就所闻，拉杂书之。工拙所不言，要以作英流山林起舞之雄心，而备蜀国史笔搜奇之逸事云耳。